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10月特刊

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组诗)

□倪金才

乡下燕子

我一生只爱一个女人
她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叫阿赫玛托娃
狄金森和萨福
她也不可能姓张,在文字中和我上演
倾城之恋,也不可能姓林
在四月写下最美的诗篇
她最多能成为我乡下的燕子
在乡下陪我到老
她最多在我彻夜不眠时
劝我注意身体,使我
在偏激的文字中注入生活残酷的现实
她最多站在我身边
看我那么虚无而不反对我
默默出门,去一家超市打工
拎回廉价的菜油和卷筒纸
最多是坚持不住了
冲着我吼,骂我是世间最无用的东西
但骂完后,她还会帮我收拾书桌
在睡觉之前,给我端上一杯蜂蜜水
她对我的疼爱远甚于我爱我的诗歌

妻说的就是理

举起手指
妻像举着一封讨伐我的檄文
向我强调
这不是砧板的错
不是刀的错
甚至她的受伤
与包饺子剥馅无关
与上午11点无关
与剥肉时刷抖音无关
她反复说
如果我不说没饺子了
如果不坚持吃猪肉馅
如果我不在微信里夸她
饺子包得最好
总之,昨天晚上
如果我不一口一个老婆喊得甜
她怎么会7点就去菜市场买猪肉
12点上班回来
水都没喝一口
就开始在厨房忙碌
哦,她说如果包饺子之前
先喝口水
肯定也不会受伤

妻子给我拔白发

躺在沙发上,你拨开我的黑色森林
惊讶地发现,一根根白发像
一段一段被我遗忘的旧时光
秋风起处,我早已暗藏着衰老
你用镊子拔掉一根
我人生暗藏的汹涌就冒上来一次
你把白发一根根摆在我面前
我的挫败感就又增加一分
那么多潜藏的白发
那么多人到中年无奈与挣扎
在我面前电影一样显现
幸好有你,妻子
我把头枕在你的胸前
突然就宽宥了整个世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秋色正浓(外一首)

□谢子清

一说到秋色
怎能不提桂花
迟来的香味反复叠加
如潮水拍打着时间的岩壁
怎能不提田野
它正经历难得的休眠期
某些残留的稻茬稍显顽固
像极了父亲年轻时旺盛的胡须
怎能不提栗树
蒹葭被日子一天天灌醉
红着脸等风来
等我叫出它的乳名“摇钱树”

下山

把高度还给山峰
跟着盘山公路走下去
一直走到山脚
离云朵越来越远
耳畔再没有焦急的风声
这样真好啊
仿佛脱掉了浑身的修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最后的日子(组诗)

□李猜

我的天!

从医院出来
圆月高悬
奶奶的病危通知书
在手里捂出了汗
悲痛凭空升起
却托不住我的天
第一次感觉
天塌下来时
我会是那个最高的人
被最先砸倒
这突如其来的念头太过惊悚
我的脊梁猛然被折断
又听见什么东西碎了一地
定眼一看
竟是我的天
我的天!

病危通知书

在奶奶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名
上面白纸黑字明确指出
不抢救会致命
但对于九十七高龄的奶奶而言
抢救也可能致命
我却没有第三种选择
就问医生那些抢救方式会不会痛
得知每一种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受
我果断放弃了抢救
那一刻,我很痛

遗言

人间累了
奶奶最后望着我
说了句“我想睡觉”
就闭上了眼
再也没有睁开
往后的日子,我夜夜醒来
想起奶奶最后这句遗言
就再也睡不着了

从殡仪馆回来

从殡仪馆回到家
天还未亮
小儿在睡梦中叫了声“妈妈”
忍痛亲吻他的脸颊
“妈妈最爱你了!”
但,就在刚刚
最爱妈妈的那个人
已经走了

下葬

说儿孙转过身去
让骨灰盒缓缓落下
落到腊月十八
凌晨五点的山风里
天睁不开眼
此生再无相见
墓地高处是不胜的寒风
风不止,树影绰绰
想起我年少离家时
奶奶跟在身后不舍的目光
我一遍遍地重复着
“回去吧,别送了!”
如今她把这话悄无声息地还给了我

风起

有风的日子
听房门啾啾作响
如同您的推门声
您没有进屋
我偶尔在夜里惊醒
等风捎来您的消息
风不会一直吹
您却一直都没有消息
我守着您走后的
每一道风起
日子啾啾作响
总觉得这个家
少了您
就会摇摇欲坠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第六届创作员)

秋天是丰收进站的列车(组诗)

□黄官品

向日葵

向日葵老了,还偏着头
知道错
后悔偏向东边的头
再也扭不回来,重新生长
凡高的向日葵
也偏着头
不讨好太阳
偏到自己的怀里,活着

红高粱

把天空拉到低处说话
你的喘息,拴住长满野草的河滩
暮色涂歪的村庄,石头墙,缄默不言
落日,被压在倒伏的草丛中
被压住的,还有懵懵懂懂滚下河的黄昏
黑了的远处,传来一只狗的狂吠声
天梯似的搭在夜空,去偷一盏星星的灯
蝶的梦境,放在哪间阁楼的窗台
转身遇见下楼来的月亮,娶亲的马车
留下,一路摇响的铜铃
一望无边的高粱红被割倒,梦被剪碎
高粱叶片的刀,横飞的日子
高粱红留下的伤口,囚禁一个人
整个许诺的后世
看得见摸得着我修行的骨头,不会被
别的狗扛走

河岸杨树

一棵棵从河里爬上岸的杨树
伴随原野唱响一曲碧绿泛黄的大合唱
如释重负地挺直身子
在奔跑的途中,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片片翻飞的叶子,检索天空的雨水
一把把攥紧阳光,金黄色的旨意
在秋风秋雨中,吆喝一群天边飞来的
麻雀
看戏似去赶下一趟轰然而至
抵达丰收进站的列车

回家的落叶

铺天盖地金黄色的
哐哐哐啾啾一张张铁皮的响声
从你身上掉落下来
一阵阵树梢斜插下来的秋风
拽住你的衣袖
起起落落,翻卷滚动着大地
曾经的绿树红花和甜瓜香果
清点在心底
急着回老家报喜的样子

枯萎的野草

在秋天渐渐枯黄的一片片视线中
刮起一阵阵凉风
下起一场场冷雨
曾经的绿树红花站在逝去的时光中
挽着莫名惆怅的落叶,从枝头
稀里哗啦地发出铁皮的响声
整个天空坠落下来
落在不远处,隔着尘世中的你和我
在无边的天际间
涂画一片弥漫着烟雾的空白和虚无
读着读着走远了
再也回不来的人
秋天埋在泥土中,把我留下来
看管剩下的人间和山水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蜂窝煤

□王世清

是一个送煤工用八十粒汗珠五十声
喘息
三十个踉跄两次咳嗽和一个咬牙送
上来的
到达五楼之前,经历过春夏秋冬四个
小站

参透三百六十五种生存方法
静观烈焰舔暖了铁,很多隐秘事物正
在蜕变
此刻我们好像要说些什么,好像什么
也没说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会员)

乳名(外二首)

□蒋兴明

多年后
如果还有人喊你的乳名
那么我要恭喜你
用点头
落泪,长叹
和嗯嗯的方式

父亲那盏灯

那盏灯
照了我的童年
我的少年
照到我的青年时
就不见了
但他的光还在
继续照我的青年
我的中年
此刻
那光仿佛越来越亮
照着这夜空
照着这人间

风吹

吹到一堵墙时
它也碰了壁
吹到一丛刺时
它也流了血

吹到一条河时
河面上有了好看的涟漪
吹到一座草原时
草原上长出了绿色的星星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副主席)

柿子(外一首)

□田胜铠

黄澄澄的柿子
像一串音符
在秋风的五线谱里
乐享岁月静好

鸟雀,偶尔偷弹几下
就蹦出几粒欢快的
抖音。众多鸟雀蜂拥弹奏
奏出一首,歌咏秋秋
优美乐章

远眺,那一树树柿子
如暮晚,在广袤的大地剧场
布下的五彩灯饰
虽不能,照亮整个巴山
漆黑的夜空
却照亮了,乡亲们的
梦想和希望

八月瓜

年轻时不乏青涩
栉风沐雨后
才日渐成熟老到
身在高处,但不高傲
总是脚踏实地眼光向下
一生有太多牵挂
都隐忍不露
漆匠、伐木工、采山人已然远去
情妹歌探郎歌还如鲤在喉
苦等八月啊,才秀口一开
脱口而出的,全是软糯甜润的
巴山方言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画饼充饥

□李光辉

据说你很会画饼
你画出的饼
不但可以充饥
而且充满了机会

当你画出的饼
像月饼的时候
一些天花
便开始乱坠了

我忍不住尝了一下
感觉那饼的馅料
既够量
又紧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